

新修订版

昨天的战争

孟伟哉 著

中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新修订版

昨天的战争

中

孟伟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第三十八章

周天雷因为想到数百里外的战友过着凉水泡炒米的艰苦生活，而喝不下一杯牛奶，然而他哪里又能知道，远在水川里的孙甲旺、金英淑等同志，为着眼前的困难，连凉水泡炒米也吃不下去呢！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革命战士的生活，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感情在生活，然而这却是多么严峻的生活！……

崔贞姬被敌人抓去“甄别”，已经两天两夜了，还没有回来。

因为敌人大肆扫荡，电台在地下室不能开动，缴获来的李承晚的“绝密训令”，一直还没有发出去。

同崔贞姬关在一起的，有水川里的二十多个妇女和老人。里长和警察，轮番地审问这些群众，连饭也不让吃。李莎莎两天送了四次饭，全被挡了回来。

近来水川里的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突然来了一个什么先遣队，说是为了一支不久就要到达的美军特种兵司令部搭设营帐，修建掩蔽部，还强迫征用了几间民房，弄得水川里的气氛更紧张，群众生活更痛苦……

这种种的事情加在一起，不仅使李炳洙的内心十分忧虑，更叫孙甲旺、金英淑和小部队的每一个同志都感到沉重。

此刻，地下室里一片寂静。战士们分别做着一些事情，然而谁都不讲话。只有昏黄的小油灯的火苗，在壁龛里晃晃悠悠。

他们在等待时间，在等待夜晚的到来。然而时间只按着它自己的脚步走，一点也不理解人们的心情，这对战士们来说，真是一种煎熬。战士们所以不得不做些事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紧急得非做不可。

金达莱和权俊奎按照金英淑的吩咐，在接着整理那个人民军军官的笔记。他们两人，一个把《联共(布)党史》摊在膝盖上，辨认着那

潦草模糊的笔迹,另一个则伏在小箱上书写,时不时地,头对头地从书眉上寻找那笔记的逻辑顺序。

魏雷擦完了他的枪,又用一块布条反复擦他的匕首,那匕首明亮得放着毫光,能照出人影。

赵二柱在缝缀裤子上的一条裂口,飞针走线的技术倒挺熟练。

李志宏背靠在墙上,安静地望着大家,似乎什么也没有干,只在养神。其实,你只要看看他放在膝盖上的右手的那个中指,你就知道,他一直在练习着按电键的技术。也许,他并不是随便地练习,而是在编组李承晚“绝密训令”的密码,准备着一旦开机,立刻就能拍发出去。

孙甲旺在同时研究两张地图:一张是正规的军用地图,一张是根据李炳洙、李莎莎提供的情况,重新绘制的水川里的地图。在这后一张图上,一家一户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甚至标着每一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水川里这个村庄,穷苦人也占着大多数,地主、富人只有三四家。本来,一九五〇年夏季汉城解放的时候,按照朝鲜劳动党的政策,水川里也曾实行了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可是,美帝侵略军和李承晚军队重新打过来以后,曾经担任过里长的这个地主又跟了回来,仗着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政权的力量,搞了反攻倒算,把分给贫苦农民的土地又夺回去了。从此,这个地主作为美帝和李承晚的走狗,又重新上台当了里长,耀武扬威地欺压水川里的老百姓。

孙甲旺研究正规的军用地图,目的在于熟悉附近相当大范围的地形,以便今天夜里出去活动。然而这第二张图对他心理和感情的影响,却比第一张图还要大。他咬着铅笔,像读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把这张图看了一遍又一遍,偶尔还在上面做着记号。在孙甲旺的眼里,这图上每一户贫苦农民的房屋都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具体的,形象的。看着这张图,他仿佛望见了每一户人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仿佛看到了一双一双愤怒而又忧郁的眼睛,又仿佛听到了一声又一声愤懑而又悲凉的叹息。根据李莎莎的诉说,村里几乎每户贫苦人家都有一口人被抓去“甄别”,都被关在里长家寒冷的仓房里受到审问而不许吃饭。一想到这一点,他心里就像搁着一把刀,又痛

又重,感到难于喘息。又据李莎莎说,里长和警察,虽经过两天两夜的轮番审讯,这些被“甄别”的人却没有一个屈服。这使孙甲旺更感动,内心里也更憋闷、痛苦。他知道,二十多个被“甄别”的人中,实际上真正知情的只有崔贞姬一个人。崔贞姬的不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其他人也那么坚强,就使孙甲旺越发不能平静。虽然,孙甲旺知道,敌人的这种恶毒做法,在战争中原是常见的,但他总又深深地感到,敌人把这些乡亲们作为人质,是由于小部队在地下室里两次发报所引起的。乡亲们虽然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寒冷、关押和饥饿,内心里甚至为附近出现游击队而高兴,但是孙甲旺作为一个军人、一个革命战士,在这件事上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对这种局面却是不能忍受的……一句话,他宁愿自己面对面同敌人斗争,也不能让那么多群众被关押下去。据李莎莎从石板缝里塞进来的纸条子说,到今天中午为止,敌人还只是用软的一手,对群众还没有施以虐待。然而事态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呢?……想到这些,他真是连凉水泡炒米也吃不下去,不知道饥,不知道渴,不知道寒,不知道热了。他唯一急切的愿望就是惩罚敌人,解救这些无辜的群众。他咬着铅笔,望着地图,脑子里设想着种种办法,心海里翻卷着感情的浪涛。他蹙眉看看手表,等待夜晚到来。按照预定计划,天黑以后,他们要同李炳洙和李莎莎最后核实一次情况,确定一个行动方案。他见大家都不说话,觉得气氛未免有些沉闷,想找个话题活跃活跃空气,终于什么话也没有说,又耐着性子镇静地去研究那张大幅的军用地图。说什么呢?自从崔贞姬被抓走后,大家已经讨论过多次,说过许多话,也大体定了几种办法,单等着今天晚上最后决定。同志们虽然不说话,但每个人的情绪他都是了解的,他知道他们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砖似的沉重,他更知道他们胸膛里又都燃烧着一团火,放出来就会烈焰腾空。猛虎下山之前总是静悄悄的,惊雷震天之前总是翻滚着乌云,就让大家安静地想一想吧,憋憋劲吧,纯钢锻出的剑,拔出鞘时才铮铮响呢!他也曾想提议让金英淑、金达莱给大家低声地唱两支歌,这两个女同志的嗓子是那么悦耳,她们唱的《美丽的金刚川》和民歌《能耐》,又是那么有情、有趣,但也终于还是没有提。为什么呢?他想:明明大家都心事重重,没有这种兴趣,这种提议岂不是又愚蠢、又浅薄吗?再说,他看到

金英淑那么认真地在翻阅美国兵的家信，更觉得没有必要打搅她。当灼热的岩浆没有喷发的时候，火山照例是平静的，那就让这种岩浆的温度在地层下继续上升吧！……

金英淑和孙甲旺并排坐着，她一封又一封地翻阅缴获来的美国兵的信件。开始，她翻阅这些书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不过是打发那难熬的时间，是在慢慢翻阅的过程中，她才认真起来。

这两天两夜，金英淑何尝轻松过呢？作为留在敌后的负责人之一，她和孙甲旺一样地感到责任重大，肩膀上有压力。情报发不出去，她心急如焚，那么多群众被敌人关押，她更是忧虑不安。两天两夜来，她怎么强迫自己睡一会儿，哪怕只打个盹儿，都做不到，心，总拴在二十多名群众的安危上。若不是为了战争全局的利益，她早就拔出手枪和匕首，冲到里长家里去了。然而正因为不能鲁莽从事，她才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抱着辨认各种英文笔迹的态度，翻阅这些美军书信。

在一点上，金英淑和孙甲旺，也许还包括这里的其他战士，略微有些差别，那就是她对崔贞姬的个人感情。大概由于她同李亨基上尉是战友吧，大概由于崔贞姬是她的战友李亨基上尉的妻子吧，大概还由于这一对年轻的夫妻结婚只两个月就分别吧，大概又由于在这样一种长久、艰难的离别中，崔贞姬一直同自己的公公、婆婆、小姑一起为祖国的解放坚持斗争吧……全部的原因金英淑还不能理出个头绪，但自从见到崔贞姬的那一刻起，她就特别喜欢她了。在她看来，崔贞姬什么都好——那颀长的身材，那微黑的肤色，那长方的脸庞，那善良的眼睛，那深明事理的谈吐，那沉静的性格，甚至包括那低调的嗓音，她都觉得好，她都喜欢。特别是那个冰雪茫茫的夜晚，她同崔贞姬一同去汉城时，路上的交谈，来回的经历，更使她对崔贞姬有了深一层的了解，觉得崔贞姬更好。那一天，在汉城街头，在那个成了侵略者和李承晚的兵营的世界里，崔贞姬又是那么精明干练，机智稳重，更叫她打心底喜欢得不得了。前天夜里，当李莎莎含着泪诉说了嫂子怎样挺身而出，毅然昂首走出门去时，突然地，崔贞姬在金英淑的心灵上，就不仅是可亲可爱，而且是可佩可敬了。在金英淑的想象中，崔贞姬那颀长的身材似乎更高大，那微黑的肤色似乎成了信念

坚定的特征。她想像着崔贞姬那长方的脸庞怎样变得刚毅，那善良的眼睛里怎样射出冷峻的光芒……总之，崔贞姬整个人在她心目中突然闪射出更强烈的光彩——英雄的光彩！

在金英淑的经历中，那天晚间同崔贞姬去汉城的路上，看到法西斯匪徒屠杀自己的同志，是毕生难忘的一幕，也是使她在精神上急速飞跃的时刻。烈士们在敌人面前的威武不屈，就义时的慷慨高歌，让她看到了革命者的崇高非凡，在她心灵上树起不可磨灭的榜样。当时，她为不能援救自己的同志而极为痛苦，然而，那悲痛却在她心里升华成了斗争的仇恨和力量，强化了坚定的信念和热烈的激情，使她更深地理解怎样才是壮丽的人生……碰巧的是，现在，崔贞姬被抓走了，而她却还在安全的地下室里，这里距里长家也不过三四百米，她却不能轻易地让崔贞姬回来，这使她不由得又想到了去汉城时那个冰雪茫茫的夜晚……然而，想着想着，一封美军的家书以其重要的内容打断了她的思绪，拽走了她的注意力，使她变得认真起来，不由得揉揉眼睛，凑近灯光……

“怎么，有新发现了？”孙甲旺轻声问。

“对啦，这里也有情报啊！”

“什么内容？”

同志们都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

金英淑再看看信皮，又默默读读内容，说：

“从这封信的语气和内容看，写这封信的人是美军的一个高级军官的夫人。这个女人在信里对她的丈夫说，最近，她到一个在五角大楼层上班的将军家里去玩儿，正碰到另几个高级军官偕他们的夫人也在这个将军家里做客。但是，后来，这个将军使了个眼色，将军夫人便把她们几个女客人全召到客厅的另一角的沙发上，打牌、聊天、看电视，而把几个高级军官甩在了客厅的另一边，还说什么：咱们女人们在一起玩儿，让男人们到那边去谈政治吧！……这信写得很啰嗦，这个女人显然吃了饭没事干，写这么长的信。”金英淑说着把十来页的信纸抖了抖，让大家看。“可是，在啰里啰嗦的一大篇废话和资产阶级的情调中，这信里还透露了一点实质性的内容。”

“咱们要的就是这个，你快说吧！”金达莱双手抱着金英淑的肩

膀，眼睁睁望着那自己不认识的英文说。

“这女人说，她在看电视的当儿，隐约地听到那将军询问另几个高级军官：调往朝鲜的部队和军需品进展如何？又听到那将军对一个军官不满地说：你那方面绝不可再延误！所有舰只必须按期到达日本和南朝鲜的各港口！下面还提到了白宫，但是这女人没有听清。她说，听到这些后，她就无心看电视上正映出的芭蕾舞，而想到了她在朝鲜前线的丈夫。可是，第三天，这女人就收到了她的儿媳从中国台湾省高雄发来的一封电报，说她的儿媳还有一个月就要生小孩，而她的儿子丹尼尔却被取消休假，随航空母舰走了……这女人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问她的丈夫究竟是怎么回事？”

“哼，这种美国军官的婆娘，就像是她男人的密探。”赵二柱插了这么一句不屑的评语。

孙甲旺思索地问：

“这信是哪一天写的？”

“一月十四日。”金英淑看看信纸回答。

孙甲旺看看大家，以缓慢的语调分析说：

“这就是说，美国的第七舰队在调动。”

“噢！”李志宏把头往前伸了伸说，“这么看，这些信还真得都检查一下。”

“对！没准儿还有玩艺儿。”魏雷也来了兴趣。

权俊奎没有讲话，却也满认真地把另一堆没有看过的信，向金英淑面前推了推。

从美军的书信中发现了敌情动态，使地下室的空气活跃起来。大家都帮着金英淑整理那些美军书信，暂时忘掉了忧愁。金英淑在大家的帮助下专心地浏览着那些信件，而孙甲旺却反而浓眉紧锁，转着眼珠，更专注地思考起来。

“有了！”忽然，金英淑把埋着的头抬起来，神色严肃地说，“这是从冲绳寄来的，看样子是一个空军飞行员写给在陆军中的一个朋友的。”

“他说什么？”孙甲旺扭头急问。

“这个在冲绳的美国人说，他在空军基地的高级别墅里住了三

年,只练飞行,却不让他参加战斗,他都快要腻死了。但是,最近,他又抱怨对他的管教过分严格,还提到一个什么司令官亲自巡视了他们几个高级飞行员的高级别墅和飞机,医生又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司令官要他们做好准备,说他们将有可能成为广岛和长崎后第三批美国最著名的英雄,但这回当然不是在日本,而是在朝鲜!”

“这是什么意思?”年轻的报务员李志宏问道。

金英淑没有立即回答李志宏,继续说:

“这个美国飞行员在信上对他的朋友说,他极希望他是第一个在朝鲜的天空布下蘑菇云的人,而他将在那乌云之上得到最高的奖金,并从此回到大西洋边他的老家,拿这奖金去参与一项新的工业投资……”

“他要发财?”李志宏又问。

“不!”孙甲旺说,“最重要的是他要投原子弹!这个赌棍!”

“对啦,同志们!”金英淑说,“这个飞行员讲了几句黑话,所谓广岛和长崎,就是指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投原子弹的事。看来,敌人为实施艾森豪威尔的战略阴谋,确实准备在朝鲜扔原子弹。就是这么回事。”

一听说美国侵略者准备使用原子弹,同志们真是愤怒得厉害,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起来:

“哼,原子弹又怎么着,救不了他的命!”

“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我们不怕死,任你什么弹也不顶用!在朝鲜,我看他也就差原子弹还没有使,什么毒气弹、汽油弹、细菌弹,不都用过了吗?还不是越来越失败!”

在同志们的议论声中,孙甲旺站起来,情绪反而变得平静地说:

“大家说的都很好!自从这次战争爆发以来,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以后,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美国那些在前线和后方的将军们,甚至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们,一直在考虑并企图使用原子弹,来挽救它的失败。现在,艾森豪威尔上台了,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他又想玩原子弹了。但是,

他想他的,我们打我们的,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对这种情况,我们一直是有准备的。真是,原子弹又怎么样?不过就是杀伤力大点嘛!有一点它跟手榴弹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也是政治手段的继续,是为政治服务的,甩不甩,得看气候和形势。我们要准备他甩,另外,只要我们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把每个战斗和战役都打好,他的想法未必能实现,最后他未必敢使用,就是说,原子弹的阴谋也会被粉碎……”

魏雷仍然愤愤地说:

“孙参谋,你讲的道理我同意,这个情报我们也是得赶紧发回去。不过,一听到写这个信的家伙想靠甩原子弹当英雄,发大财,我心里就冒火……”

“一个标准的战争狂!”权俊奎也愤怒地说,“像这样的美国人——”

权俊奎一语未了,金英淑忙摆手笑笑说:

“美国人也不都这样,这堆信里,有不少是不同程度地不支持他们的政府,甚至是反对他们政府的战争政策的。”

“对,金少尉进行了阶级分析。”半天没有说话的金达莱说。

孙甲旺看看表,仄起耳朵听了听地面上的动静,觉得天还没有黑,外面似乎也没有异常情况,便就势提议说:

“金英淑同志,那你就选一两封信给大家读读吧,让咱们也了解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

“反正还有时间,听听也好。”赵二柱表示赞成。

“读全文?”金英淑问大家。

“嗨,你是掌握三种语言的专家,”权俊奎又带笑地说,“你就同时译成中文和朝语让我们听听吧!”

“好,我来找一封。”金英淑边找边说,“其实,美国的民心、士气,也是一种情报,是政治战略方面的情报。”

金英淑低头翻捡了一会儿,抬起头,理理她的头发,说:

“就读这一封吧!我边读边译。你们别打岔,慢慢听着——”

布朗,我亲爱的!

我是在多么恐惧的状态中收到你的信，又是在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时间之后才见到你的手迹。我虽然几乎是不能相信地读到了你的信，可是我又拖了这么久才给你回信。我相信你不会怪罪我，然而假如你不能读到这封信的话，我将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虽然你明白，我是因为沉重痛苦的生活，为了孩子，没有时间给你写信。

在我们这里，时间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们来说，只是闲逸、玩乐的消遣品，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时间就是钱，只有长时间地出卖自己的体力，才能得到钱。可是我一直失业。半年多来，我的时间不是花在劳动上，而是为了出卖自己的体力东奔西走，在各种各样职业介绍所里排队、申请、哀求。近来，我总算找到一点职业，可是说起来实在痛苦。

你是一个美国士兵，我是你的妻子。而我却在伺候一个美国军官的太太。我知道，当你得悉这一消息时，你会因为感到屈辱而骂我，可是，亲爱的，难道我把这一点告诉你的时候，心里就快活吗？不啊！我十分痛苦；不，我甚至要向你诉说，我十分悲苦！你在服兵役，我在服苦役，这是一种什么局面啊！

前些天，小玛丽病了，发高烧，昏迷不醒，我赶紧把她抱到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肺炎，要住院。住医院就要先拿出一千美元。天哪，我，一个失业的女人，到哪里去弄一千美元！我急得发疯，我流泪，在候诊室对人们宣布说，除了我对你的爱情和孩子，我情愿出卖一切来挽救我们的女儿小玛丽的生命！恰在这时，一个上校太太要辞退她的佣人，愿意雇用我，然而只雇用四小时，而且，我在同样的四小时里，只能得到她前一个佣人四小时的一半工钱。为了孩子，我廉价地出卖我的体力，而小玛丽的病却由急性转为慢性，这就使我两个月来一直成为这个上校太太的廉价女奴。

上校太太给我规定的上班时间是每天晚上八至十二点。这样，白天的时间我用来寻找职业，晚上的一半时间便是伺候上校太太。我是女人，她也是女人，仅仅因为我是士兵的妻子而她是

高级军官太太，我就不得不替她洗衣服，熨衣服，煮咖啡，热牛奶，擦地板，洗厕所，擦各式各样的皮鞋，还得给她弄夜宵。我难道心甘情愿吗？这个军官太太是如此傲慢，如此无理，如此蛮横，她竟然在一次同她的情夫喝醉酒的时候，要我给她擦澡，理由是我还没有工作到她规定的深夜十二点的下班时间。只要不到这个时间，她就要刁难我、侮辱我，甚至把仅仅穿了几小时的内衣扔在我的面前，要我替她再洗……在我眼里她是一个妖魔和仇人，我是为了挽救我们的女儿的生命才忍受这种奴役呀！

每夜十二点，我顶着一个昏沉沉的脑袋，拖着软绵绵的双腿，步行回家。街上闹市区的霓虹灯五光十色，通宵酒吧间和夜总会里，有醉汉的狂呼，也有摇摆舞的怪音。股票交易所门前摆满了各种牌号的小汽车，警察和私人保镖游来转去。可一旦走过这闹市区，来到工人区的贫民窟，黑暗和死寂就笼罩了一切，我在这里听到的只是人们因疲乏过度而沉重的喘息，或因贫穷而引起的夫妇之间的吵骂。再进到自己的家里一看，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们的儿子小布朗可怜得像是从烟囱里拖出来的，常常弄得像一个小黑人，瞪起两只呆痴的眼睛，伸手来抓我的饭盒。儿子跟我的关系好像就是我带饭他来吃，他好像把饭盒看得比妈妈更重。他常常是在吃完了东西时才喊我一声妈妈，可是这种呼喊反而叫我心灵战栗！我含着泪给他洗去脸上的污垢，我知道他这是在垃圾堆里滚来滚去的结果。对于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我又能要求他分担我的什么愁苦和忧虑呢！

小玛丽病危的时候，小布朗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又说：爸爸会不会死掉？这是我所记得的这孩子说的最刺痛我的话，从那以后，我仿佛被提醒了，成天担忧着再也见不到你。

前些天，邻居露易丝收到了丈夫失踪的通知书。上星期，我碰到了一个退伍回来的白人士兵，他拿着一大张纸征集签名，说是反对美国政府继续在朝鲜进行战争。他对我说：夫人！请您同情在朝鲜战场的美国士兵，我代表他们请求您签名！我对他说：先生！我是一个在朝鲜的美国士兵的妻子，我希望我的丈夫在明

天早晨就能回家！当然，虽然时间对我来说就是美元，虽然我要抢时间、抓时间去寻找职业，我还是停下来，接过他手里的笔，签了我的名。这几天来，我每天都在24号街的拐角处碰到一个残废了的黑人士兵，在那里发表反对政府在朝鲜进行战争的讲话。可是，前天晚上八点，当我急匆匆赶往上校太太家来上班时，我忽然看到，一群三K党徒竟然在街心殴打和残害这个残废了的黑人士兵！天啊！我当时几乎晕倒，这是一幅什么情景！

布朗，我不懂政治，我一向觉得自己同政治无关，当你还只是一个汽车装配工人时，我不关心战争，也不关心和平，我记得你也是如此。可是，自从你被征入伍，去到那个遥远的国家，生活的重负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贫穷的恶浪一个又一个袭来，我开始直觉到这战争对我们的家庭是无益的，我开始怀疑政府把你们派到地球那一边去作战，是不是合理？我不能想象，领土、人口都不及美国十分之一的北朝鲜，怎么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是的，我不能完全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不懂政治，我只有一点点地理常识。中国同朝鲜是近邻，美国同亚洲隔着太平洋。如果我们的空军、海军和陆军，不仅占领了朝鲜，而且威胁到中国，中国人作出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若说美国的安全界限不是它自己的国境线，而是在朝鲜和中国的领土上，我就无法想象因而也不能不怀疑了。因此，近来，我不仅在那个退伍士兵的要求下签了名，还参加了母亲和妻子们的反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游行。我们的口号是：让我们的丈夫和儿子们回来……

实在荣幸得很。多少年来，我在去年十一月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总统竞选人的演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得多动听呀！他允诺的结束战争的话真的打动了。可是，近来，听说军火股票的价格反而上涨了，人们说战争还将更厉害地进行下去。昨天，上校太太在同她的情夫聊天时，说到她丈夫正在欧洲某地出差，并将在那里飞往日本和朝鲜。这使我的心又发紧了。

布朗，战争真的要更厉害地打下去吗？这到底为什么呢？方才，是的，就是前两个小时，上校太太一连气让我擦了十七双不同

颜色、不同款式的皮鞋，而她的目的仅仅是要把每一双鞋穿一分钟，当着她的情夫走一圈，让她的情夫加以评论，以便决定到底穿哪一双鞋去参加一个大企业主的舞会。布朗啊！这难道就是你这个在朝鲜作战的士兵的妻子应该得到的报酬吗？不，不！这是屈辱，这是侮辱，这是奴役！然而，这就是你所参加的那个战争的一个场景：高级军官的太太因远方的战火而狂欢，普通士兵的妻子为了自己和孩子们活下去失去了人的尊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了，布朗啊，我正是因为今天特别愤怒，才不顾极度的疲劳给你写信——

昨晚，我没有写完信，就接到了医院的紧急通知，说小玛丽病危，要我立即去医院。我到病房一看，孩子确实又发起高烧，昏迷不醒。我要求医生抢救。医生说抢救需要贵重药物，要预付五千美元的医药费。上帝啊，我哪里有这一笔钱呢！我急得发疯。我哀求，呼号，没有人能救助我。恰好，这时，一个大亨的小姐因酒后开车，肇祸受伤，也来医院抢救。这个小姐因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她的母亲还不要人造血浆，不要男人的血，一定要年轻女人的血。她母亲见我正急得发疯，便拿着一沓美元问我是什么血型，愿不愿出卖自己的鲜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她：我是O型。卖！我抢过她手里的钞票，交给医生，便听任人家抽血。我被抽去六百毫升鲜血，却因为身体过分虚弱，今天无法上班去伺候上校太太，遭到解雇。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今天一天，我都被一种可怕的预感压迫着，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厄运——布朗，请你等一下，有人敲门了，我得去看看——

“信在这里画了一长道，”直到这时，金英淑才停顿下来，向大家解释了一句，并把信笺让大家看看。“下面的字迹又潦草，又模糊，但是还可以辨认，也不多了。”

作了这个插叙后，金英淑又继续翻译下去：

啊，啊！布朗啊！命运是多么无情，我们是多么不幸！方才，

我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写信，可是，可是，啊，我真无法写下去了……原来敲门人给我送来的是一个晴天霹雳，她，她，我们可爱的小玛丽在医院死了！……布朗啊，你快回来吧！我情愿你当逃兵回来，我要疯了……你的父亲给你起了布朗这个名字，并不是让你去残杀别的国家的人民，而是希望你做一个像历史上的约翰·布朗^①那样的人，如果你不得不死的话，你应该为了你的女儿、儿子和妻子的苦难死在美国，而不是朝鲜——请你原谅我，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见到我——

“信就这样完了。”金英淑沉重地说，“这里又有长长的一道，下面没有日子，也没有签名，这个女工人看来是气昏了，她也可能真的发了疯。”

地下室里一阵沉默。

这个美国妇女的信，在这些战士们眼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引起他们沉思。

过了一会儿，他们才议论起来，觉得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以及美国政府，在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上，确实存在着矛盾，艾森豪威尔不得人心，正如杜鲁门不得人心一样，正如李承晚在南朝鲜不得人心一样。敌人企图在战场上使用原子武器的动向，使他们愤怒，美国人民和南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反对美李法西斯统治的情绪，又更坚定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当有人提议再读这样的信件时，地下室的石板盖上咚咚咚响起三声信号，孙甲旺一看表，才知道外面该是太阳下山时刻。于是，大家立即紧张地动作起来。

^① 约翰·布朗(1800—1859)，1859年美国南部反对奴隶制斗争中的英雄。

第三十九章

难熬的一天终于结束。

这天入夜后，孙甲旺、金英淑以及小部队留在敌后的全体战士，在地下室同李炳洙、李莎莎，又开了一个会。李炳洙的老伴装作喂牛，收拾牛棚，给同志们放哨。

根据李炳洙和李莎莎提供的情报，住在里长家监视被“甄别”的乡亲们的，还有两个警察。这两天，大约由于风声紧和里长家里人员杂、不清静吧，美军雷达站的那个上尉，没有再到里长家里去。另外，里长的女婿，那个李承晚军队少校，住了两夜之后，也于今天下午乘车回汉城去了。但是，据村里其他送饭的乡亲讲，这个少校临走时曾留下话，说什么如果这些被“甄别”的人不讲实话，明天他就要开一个卡车来，把这些人质统统装到汉城去。

会开得很短，主要是核实敌情。散会后，孙甲旺让战士们互相检查一下装备器械束扎携带得是否合乎要求。尔后，他情绪昂扬而又严肃地站在大家面前，以简短明了的语言，向大家再次明确了今晚的行动计划。

“同志们！”孙甲旺说，“我们忍耐了两天，讨论了两天，今天晚上我们要完成两项任务：一，让敌人自己把被关押的群众释放出来。二，到水川里以外的一个地点，把情报发出去，并设法进入第二个隐蔽据点。两个目的都必须达到。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大家都明确了？”

战士们抑制着满腔激情，低声庄严地回答：

“明确了！”

“在今晚的行动中，如果我牺牲，还是在罗木山上规定的那一条：大家都按金英淑同志的指挥干下去！”

孙甲旺话音刚落，金英淑跨出队列一步，向大家说：

“同样，假如我牺牲，便由权俊奎同志负起指挥责任！”

“以下的序列，同志们都还记得吗？”

战士们一听孙甲旺问到“序列”，便明白这是指前面的战友倒下后，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

“记得！”赵二柱那宽阔的胸脯里发出一种浑厚的声音，“我是权俊奎同志的接替人！”

“记得！”魏雷说，“二柱子牺牲了，我把担子挑起来！”

“记得！”金达莱接着说，“如果只剩下我和李志宏同志，我们两个人将像一个人一样地战斗下去！”

“记得！”李志宏紧跟着说，“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奋斗到底，宁死不屈！”

小油灯的灯苗像小星星。地下室里的光线很暗淡。

李炳洙和李莎莎站在战士们旁边。开始，他们没有注意战士们这是在说什么。可是，当战士们一个接一个说下去，他们突然明白了——战士们是在说着生与死！而当他们看到，人生的这件大事，在这些战士们嘴里和表情上，是那么平静地说出来时，他们的心里反而像掀起了巨浪，他们的耳旁反而像响起了惊雷。骤然之间，这些战士一个个像火焰在他们眼前燃烧，一个个又像钢打铁铸的巨人在他们面前屹立。啊！战士们是在说着出生入死，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呀！于是，他们立即觉得自己是这行列里的一员，必须站到自己应该站的序列上。

李炳洙忽地向李志宏靠拢一步，低声地然而十分激昂地说：

“同志们！你们之后还——有——我！”

“不，阿爸基！”李莎莎一步上来挽住李炳洙的左臂，低声地然而慷慨悲壮地说，“还有我！我们要一个接一个斗争下去！”

为保护李炳洙家这个堡垒和据点，经研究决定，李炳洙、李莎莎不出头，不露面，不参加此次行动。

孙甲旺和金英淑同李炳洙、李莎莎紧紧握过手，便挥手下达出发命令……

里长的家，坐落在村子中间偏北些的地方，是一所砖瓦结构的四